

■《金陵十三釵》劇照。資料圖片

嚴歌苓 不限時間 不計後果 為熱愛和寄託而創作

從點出男女性別微妙錯位的《舞男》，到描繪繪城眾人浮世愛慾圖的《媽閣是座城》，著名旅美作家嚴歌苓的筆從未停過，她不在乎寫作敏感題材的後果和出版量，為一部感興趣的作品耗時十幾二十年也是等閒事。今年受邀成為香港大學中文系駐校作家的她，在講座上條理分明地解讀自己作品中的文學意象，與她對話時，也能感受到舉手投足間透出的優雅氣質。

「什麼是文學作品中的意象？我認為是獨立於一切批評和審美書寫之外的純粹形象思維的抽象詮釋，是賦予一部小說、一首詩歌、一幅繪畫共同的形象意義，是一切成功藝術作品不可捉摸又不可缺少的靈魂。左拉說，繪畫時通過藝術家性情化之後表現出的現實景象。我理解就是意象。此話同樣可以用於小說和詩歌。我以我的幾部小說來佐證我所說的文學意象，例如《第九個寡婦》中角色躲在門縫中，看門外走過的無數條腿，便是混亂、動盪的象徵……」她說。

想書寫運動員生活

當再次談起這個話題，她從容地講道：「人總是要相信一些超越物質生活的東西，比如文學。我從沒想過用文學來賺錢，它始終屬於一個精神生活的範圍，所以我從不避嫌政治敏感題材，不在乎後果和出版量，甚至無所謂作品最終是否能出版……我是因為熱愛和精神寄託而進行文學創作。」即使作品題材引起爭議也不在乎：「能引起爭議是好事，我最怕書出來毫無反應，成為像肥皂一樣的產品，轉瞬即逝才是真的可怕。所以無論好還是壞的爭議，對小說家來說都是好事。」

與百無禁忌的題材相對應的，是她對一手資料調查的執着。她堅持親自採訪寫作對象，即使是《陸犯焉識》中有關於祖父的資料，也是通過採訪姑姑、爸爸和老親戚們得到的，《老師好美》的資料來自她去高中去調查以及和孩子們座談，《舞男》是她頻繁光顧上海百樂門夜總會積累的……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其中《小姨多鶴》和《陸犯焉識》都經過長久的考量，收集資料、採訪，積累二十多年後才動筆的。對此她表示：「作家的一生很短，親身經歷有限，如果不去主動體驗其他人的生活，能寫的東西就非常有限。我對很多事情感興趣，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等所有大小現象和問題，因為我沒有在中國生活，所以我只能通過完成作品來體驗，這其實也是一個遺憾的做法，來補足我沒有親身經歷過的故事。但如果調查和體驗都不做，對我來說，這個故事就只能放棄了。」

她坦言自己其實一直想書寫體育運動員的生活，「這種生活離我非常遙遠，他們的訓練似乎也十分神秘，很難近距離觀察或者和運動員談知心話，所以作品放在那裡七八年也沒有動筆，但因為興趣始終在，所以我也一直在做這方面的努力。我還有一些想要實驗的創新文學形式，又怕一步跨出去太大，在格式上難以閱讀和印刷，所以還在反覆思量。」她說。

作家職責是批判現實

談起作家的職責，她認為：「作家是要批判現實，其中包括社會時事和歷史事件。從文學的傳統使命來看，是解答關於人性疑問的工具。其實導致遭受苦難戰爭猜疑衝突殺戮和毀滅，根源都是人性的問題。文學工作者正因為對人性有興趣，才會孜孜不倦地追問求索，探查到人性的弱點和難以救治的方面。我的朋友劉震雲說，幾百年來科技發展飛速，但人性整體的進步卻微乎其微，甚至會隨着物質生活的改善而展示出更令人失望的一面。小說家的一個個故事都是對人性的希望、失望和求索的過程，如果對這方面沒興趣，那麼自古至今的文學就不存在了。」

對於自己的小說多以女性視角切入，她坦承這是由於自身是女性的關係，並不是刻意為之，「除了自身的體驗，還有一些來自身邊女性朋友的故事，取材便利。我認為好的作家都會寫女人，女人是更關注內心的情感動物，而文學也是與情感有關。相對男性來說，女性的角色更邊緣，感性、多變而缺乏可預見性，所以寫女人更為過癮。」她說：「女人進入家庭生活後，更容易打開自己的另一面。人的情感像太陽光譜一般多彩，有了家庭和孩子的另一面，才能體驗不同的色彩，不親自為妻為母、洗衣做飯，便不會有這樣的感受，現在寫母女關係時我會非常自如。如果可能的話，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應親自去體驗，不去刻意做和尋找什麼，而是自然地去感受這些過程。」

文學與電影應互補

既是知名作家，又是專業編劇，多年的沉澱積累，直接和間接的經歷與經驗都成為了她的創作源泉，她也是影片《少女小漁》、《金陵十三釵》原作者，《天浴》、《梅蘭芳》的原作者及編劇，而《小姨多鶴》等多部小說改編為熱播電視劇。不由問她，寫小說和劇本的分別在哪裡？她答道：「寫小說時是自由的，可以向着內心認定的方向一直走；而做編劇則要看導演和自己認定的方向是否一致，不同的話要以導演為準，好的導演也可以看出小說中別有有用的地方。小說的覆蓋面總是更廣，比如



■《媽閣是座城》封面。網上圖片 ■《小姨多鶴》封面。網上圖片

把長篇小說的方方面面都在電影中反映出來。至今有這麼多作品被拍成電影，我感到自己十分幸運，免去了自己做廣告的麻煩。作為有近40萬字、內容沉重的嚴肅文學，《陸犯焉識》前後賣了80多萬本，還有很多人看的電子版，粗略估計有一兩百萬人看过，我感到十分欣慰，在文學不再被人重視的情況下，一本書能有這麼多的讀者，無論電影《歸來》拍得好還是不好，它都功不可沒。我惜福知足，不會抱怨，與導演的合作中，我得到了很多啟發和幫助。我見過張藝謀導演苦行僧似的工作態度，對作品的每一部分都認真對待，保持單純的創作狀態。且他挑演員的眼光獨到，具有很高的審美觀，他看中的女演員可能不是最漂亮的，但卻是動人的。而和陳凱歌導演的合作，讓我在戲劇寫作方面得到了很多教益，和每個導演合作都會學到很多，未來也期待繼續與他們合作。」

若文學和電影可以互補，她認為電影應該更具文學性一些，追尋故事之外的意義，而不是單純的視覺消費和飯餘娛樂，而小說則應該汲取電影中的畫面感、色彩感和動感，不局限於沉悶困頓的文字。一個人能把人物和故事寫好，一定是能夠給電影作者良好的基礎，人物是一切的核心，文學就是人學，塑造好人物的內心和性格，便是賦予作品生命。



■講座完畢後，嚴歌苓為讀者簽名。張岳悅攝



■嚴歌苓既是作家，亦是編劇。受訪者提供

期待作品搬上舞台

問嚴歌苓，是否會擔心文學有一天會失寵？她搖頭，說：「文學靠文字包羅萬象的魅力生存，它需要與讀者相配合來共同完成一個形象，這個形象不可言說，只存在於作者與讀者的想像裡。電影則把它具象化，是全方位包圍感官的灌輸式審美，是完全被動而奢華的審美活動。小說還靠有一種讀書人精神的人去領悟他的美，從中找出個人的意義，不會像有些電影看完就忘了，而一部好書會讓人不時想去再去翻看。」

「從白先勇的《孽子》到董啟章的《安卓珍尼》，文學作品改編舞台劇儼然成爲一種特殊而又普遍的表達形式，嚴歌苓對其也十分看好，期待自己的作品也可被改編搬上舞台，還原更多的原著語言、對話和尖銳衝突，「我媽媽是話劇演員，我可以說是在舞台邊長大的。到目前為止，內地對舞台劇的政治限制相對較少，因為其小眾的特點，所以還可以保持一種精英的文學樣式，像古典芭蕾舞和交響樂一樣，喜歡的人會很喜歡，不喜歡的人不會入場，這也使其保持了欣賞群體的水平。」



■《陸犯焉識》被拍成電影《歸來》從而具象化。網上圖片

韓畫家吳秉宰的相對視角

韓國當代藝術家吳秉宰早前應韓國10月文化節邀請來港，於上月中在PMQ元創方舉行首個個展「展開·空間」。在他的畫作中，你會發現一些違反了常理的地方，如遠近比例不對等，而這些的反常之處正帶出了吳秉宰的獨特觀點——相對視角，視角並非單一，而是可以不同的、可以相對的，盼大家不要以偏概全，接受與自己不同的視角。

吳秉宰將是次展覽命名為「展開·空間」，正是開宗明義把觀點聚焦在「視角」上，他直言：「我相信所有的事物並非只有單一視角，其他人可以有不同的觀點，因此希望大家看到我的畫時，可以體認到其他視角的存在。」因此，在今次展出的《Patterned Place》作品系列中，以韓國磚屋為主題，有些是從上俯視磚屋的外觀，有些則是從上往下望，帶出即使看同一個物件，不同的視線所看到的風景就會不一樣。

刺激大眾想像

其實，不單只是《Patterned Place》系列，吳秉宰的其他作品也多以房屋為主，因為他展示最

普遍的現象，「我們每去一個新地方，最先映入眼簾，亦是看得最多的就是房屋，所以我喜歡以房屋入畫。」他筆下的房屋並不多彩，他指畫畫是將形態和色彩記錄下來，他想表達的是最基本的形態，所以選色上也只選了最具代表性的數種顏色，並自覺棕色最具代表性。

不過，很奇怪的是，他筆下的房屋雖有窗，卻不能透過窗看到屋內的情況。他直言：「如果我直接把屋內的人物都畫出來，那就會變成一幅風景畫。如果不畫人，而是用深的顏色把窗填滿，大眾看畫時就會想像裡面究竟有否住人？如果有人住，他們又正在做什麼？所以我特意不畫人，提供大家想像的空間，繼而再思考人的生存意義。」他還特別指出《Patterned Place》系列的作品既可以單獨觀看，亦可拼湊在一起組成新的景象，變成一個小城市。

東西差異引反思

在會場的另一角，則放了3幅以高跟鞋為題的油畫。吳秉宰指也是藉此帶出兩個視角，只是今次是男女視角的不同，「這3幅畫都是畫高跟鞋的後

面，特意把高跟鞋放大，並可看出3對鞋的鞋跟粗幼度是不同的，粗幼度的不同正是代表男女視角的不同，左邊畫作的鞋跟較幼，並有漸漸消失之感，正是男生看女生穿幼跟鞋時覺得很新奇；右邊的則是女生向女生，覺得沒有什麼特別。」

他專注探討兩個視角，是因為人們常常以為自己看到的就是世界的全部，「所以我致力借畫畫帶出提問，是否真的只有一個視角？好奇大家看到的視角是否與我一樣的同時，亦想帶出一個觀念，就是即使視角不同，亦可能有一番新意思。」問到何時起對視角感興趣？他憶述是在首爾大學修畢美術學位後，於2001年赴英國留學時才開始。「當時班上的東洋人不多，在西洋人的圍繞下，明明我的看法是這樣，但他們的看法不同，我的成爲少數，就算是望着同一物件，東西方的差異也引致想法上的不同，因此覺得視角是一個有趣的題材。」

天生的藝術家

在訪問的過程中，吳秉宰的兒子在一旁獨自玩耍，當聽到問及他會否在父親作畫時發出提問，他馬上走來關心，十分可愛。看着兒子的笑臉，吳秉宰笑言：「不鼓勵他學我做畫家，太辛苦了！」只是，吳秉宰的爺爺、爸爸也是藝術家，他順理成章走上藝術這條路。對於自己是否天生的藝術家，他帶點猶疑說：「可能是吧。記得剛開始這條路時，很辛苦，只因家學淵源，抱着不能衰的心態，一定要做好，便走到現在。」他對於藝術的熱情是自發的，自覺不做不行，而對於將來的計劃，除了繼續探索視角這題材外，他亦計劃其他新嘗試，只是暫時無意執教鞭，認爲大家藉畫作認識自己才是最好的方法。



■吳秉宰指男女對高跟鞋的看法不同。陳敏娜攝



■吳秉宰早期作品。網上圖片 ■吳秉宰的畫作是可以連在一起的。陳敏娜攝